

看黑恶势力怎样侵蚀基层政权

2005年2月24日22时许,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龙杰锋被当街枪杀在小轿车内。消息不胫而走,当晚,四会许多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燃放鞭炮,不少酒吧免费供应酒水,表达庆祝之意。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一枪杀案竟然牵出了一个黑帮组织,被枪杀的民警龙杰锋就是这个名震四会的黑帮组织——“龙兴社”的“黑老大”,绰号“龙卷风”。龙杰锋因其警察身份而被人称为“红顶黑老大”。

更令人关注的是,境外黑社会势力正在向我国沿海地区渗透,并千方百计在我政权内部编织“保护伞”。四会市这个在警察队伍藏身5年,一次又一次地逃避法律制裁的“红顶黑老大”,其“保护伞”究竟有多大?能否彻查清楚并予以严厉制裁?能否以本案为鉴,坚决阻断黑恶势力对政权的侵蚀?

受庇护的“警察黑老大”

龙杰锋具有警察和“黑老大”的双重身份,而他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方,屡次逃避打击,还不只因为他本人就是警察,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得到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治安股股长张伟洲两人的庇护。目前,此二人已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并以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犯罪被检察机关逮捕。

陈国阳、张伟洲曾是四会市东城派出所所长,副所长,龙杰锋则是该所的民警。陈国阳被提为副局长后,龙杰锋被调到陈分管的经侦大队。四会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有如下表述:陈国阳、张伟洲对龙杰锋长期以来的表现及违法犯罪行为包庇纵容,采取“捂”的方式,压案不报,通风报信,作假证开脱罪责,甚至助纣为虐,沦为“龙兴社”挡风遮雨的“保护伞”,使龙杰锋一直未被处理。

公安机关查明,陈国阳、张伟洲共有5桩“包庇案”在身。

2000年9月30日,龙杰锋的两个马仔因拒交一元停车费,与四会市人民医院停车场保管员刘洪燕、肖辉发生矛盾打起来,龙杰锋得知后立即率人持铁棍、木棍殴打二人,刘洪燕右脚被打断,肖辉头部受伤流血。群众报警后,龙杰锋等人被带回城北派出所,张伟洲得知后一面找城北派出所所长说情,一面叫其他人担起责任,不要说龙杰锋打人的事实,大不了行政拘留15天,到时每人补偿2000元,同时对伤者软硬兼施,伤者只好答应接受赔偿不追究法律责任,最后龙杰锋被张伟洲带走。

同年10月28日晚,四会市龙华夜总会门口发生一宗故意伤害案,接报警后,时任东城派出所民警的龙杰锋到达现场发现,

是自己的马仔正在与他人斗殴,他不但没有履行职责,反而大喊“打死他”,并参与追打,其中一人被打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时任东城派出所所长的陈国阳、副所长张伟洲却把这事压下来了,并告诉相关人员不要向上如实汇报。后来,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三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前来调查时均得到假情况、假口供。

2003年5月18日晚,陈国阳的亲戚钟志杰在其经营的“金色年代”酒吧与客人何文平发生矛盾,龙杰锋得知后带着几个马仔赶到现场,将出警的警察支开,然后把何文平摔在地上,一个马仔坐到何的身上,何离开时脸面又被打了一巴掌。后来陈国阳也赶到现场与龙杰锋会面。

龙杰锋被枪杀后的次日凌晨1时许,张伟洲打电话给黄向华,叫其召集“龙兴社”部分骨干成员到市华侨大厦开会,叮嘱他们“不要搞事,让龙杰锋有机会盖党旗。”

在“黑保护伞”的背后

由于公安部、广东省领导的介入,专案组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确立了一手打黑除恶,一手抓整肃党纪的办案思路。目前,四会市已有18位公安人员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撤职、辞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调离公安队伍等不同程度的处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四会市明察暗访时了解到,当地干部群众对打掉这一黑帮并不仅仅局限在拍手称快上,他们也反映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惑,希望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

一位知情干部说,“龙兴社”倒了,但刑事案件仍居高不下,酿成黑帮滋生的根源仍没有彻底解决,应当向当地更高级别的领导问责!

四会市几位知情党政干部反映,龙杰锋横行五载,作案多起,仅仅陈国阳、张伟洲二人对其的保护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根据群众举报,上级机关曾多次批示,要求四会市调查处理龙杰锋。广东省公安厅、肇庆市公安局和四会市公安局纪委曾对龙杰锋多次调查。2003年,四会市人大会议期间,曾有几名群众聚集上访,要求查处龙杰锋。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仅仅靠陈国阳、张伟洲两人的能量,能

让这些调查无疾而终吗?

一些干部认为,在龙杰锋一案上,四会市委、市政府其他相关领导应该被追究相应的责任,而不仅仅只问责于公安机关一个部门。

几位知情干部还透露说,去年被提拔为副局长的陈国阳第一次考核连民意考核关都没通过。他们问,把如此劣迹斑斑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难道市委领导就不应该追究责任吗?

一位知情领导透露,四会市公安局还有相关责任人没有被问责。一个与龙杰锋有关的案件,被一位领导压下了。在这个案件档案里,当时的办案人员写有一纸条上书:“按领导指示从轻处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委领导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龙兴社”的滋生是四会市权力斗争的产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许多知情人都提到龙杰锋的叔叔,曾在四会市任过市长、市委书记,2003年调任其他领导职务。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委领导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当地领导干部派性斗争严重,一些领导纵容龙杰锋犯罪,不是怕得罪他的



今年以来,陕西斥资4500万元购买警用汽车380辆,装备配备4000公里/小时车速表。

叔叔,而是想利用龙杰锋让其叔出丑,甚至希望龙杰锋做的坏事越多越好,最后达到搞臭、搞垮他叔叔的政治目的。

有几位知情领导干部认为,“龙兴社”猖獗之日,正是在他的叔叔任市委书记之时。目

前没有证据表明其叔与龙杰锋案有牵连,但客观上由于他任市委书记,一些四会干部很可能“自觉”成为龙杰锋的“保护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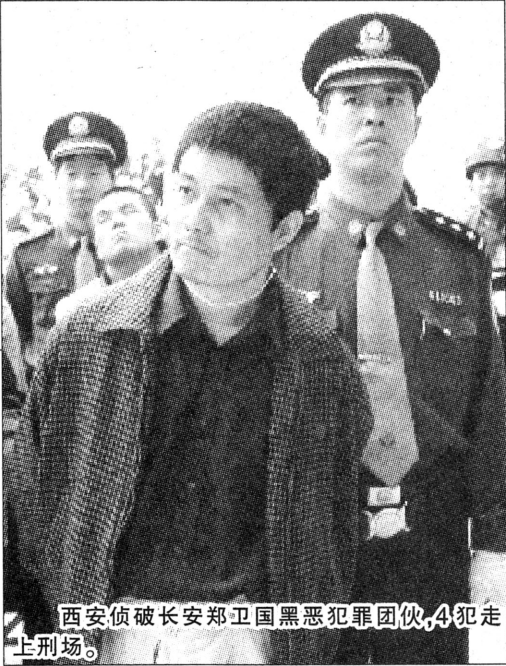
几位知情人还认为,把陈国阳、张伟洲认定为“保护伞”,罪行过轻。他们的种种表现说明他们已是涉黑成员了。对这一点,有一种说法称陈国阳是事实上的“黑老大”,因为龙杰锋死掉了,把坏事推到龙杰锋身上了,死无对证;另一种说法则说陈国阳和张伟洲在黑帮内是龙杰锋的高级“马仔”。

更令人不解的是,产生“黑老大”和“保护伞”的东城派出所竟然是全国一级派出所。专案组查证,陈产生“黑老大”和“保护伞”,这个派出所的治安联防队也变成了“龙兴社”的帮凶,20名治安联防队员中有10名涉嫌参与“龙兴社”的违法犯罪活动,具体从事为“龙兴社”赌场通风报信,管理“龙兴社”基金,为龙杰锋作贴身保镖等活动。几位干部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继续深入调查,搞清楚这个已变质的派出所是如何评上全国一级派出所的。

黑恶势力渗透政权

近几年,黑恶势力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红黑勾结愈演愈烈,充当“保护伞”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黑帮首要分子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出现了“红顶黑老大”。有的黑帮还干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

深圳去年破获的以冠华集团董事局董事长陈毅峰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织,陈毅峰就是“黑老大”带上“红帽子”的典型。他拥有很多“红顶子”,如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深圳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甚至还获得过“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称号。



西安侦处长安郑卫黑恶犯罪团伙,4犯走上刑场。

四会市“警察黑老大”案件中,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治安股股长张伟洲已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以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犯罪被检察机关逮捕。

广州市以简竹醒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是把黑手伸向了基层政权选举。2003年底,简竹醒团伙使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方法,插手广州市芳村区海龙街龙溪一社和十三社的社长选举,并使其支持的候选人林某顺利当选社长,从而为垄断龙溪的填土工程打下基础。在竞标填土工程中,又以暴力手段打击竞争者,从中取得50%至70%的干股。

今年1月,福建宣判的陈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充当“保护伞”或涉案的党员干部高达76人,其中厅级7人,处级34人,内有34人系公安政法民警。首要分子陈朝利用与“保护伞”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徐聪荣的特殊关系,介入干预公安队伍内部人事,提拔自己的“哥们”。他还安排一些民警的家属到自己企业就业,借以笼络、控制相关人员。

□廖旺

75岁老太演绎当代月老传奇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恋成就了一些年轻人美好的一生。然而“媒婆”这一社会角色在短期内无法也不可能淡出历史舞台,在全国各地还是很多青年男女步入婚姻殿堂的必经之路。姚玉英这个被喻为现代“月老”的农村老太太,用她的一生成就了800多对幸福的姻缘。在她五十年的“说媒”过程中从没有收过一份礼,她用自己毕生精力演绎了她的传奇人生。

包办婚姻让她尝尽辛酸

今年75岁的姚玉英老人,住在卢县大王镇大王西村,娘家就在大王东村。12岁时在媒婆的蒙骗之下,她被父母以60斤棉花的彩礼钱包办了长安区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而且从未见过面。15岁那年她被丈夫家的人接到婆家完婚,从此姚玉英开始了她辛酸的生活。由于年龄小,还不懂事的地经常因干不好家务而遭到婆家人的冷遇和哥嫂的打骂。怕她逃跑,晚上婆家人经常会把她的手脚用绳子捆绑起来,动不动嫂子就会上去扇她耳光。就这样在痛苦中度过了五年的姚玉英终于熬到了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政府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让姚玉英看到了希望。当时已经20岁的她当上了村里的民兵连长,为了反对自己的婚姻,她向公社提出离婚的请求,并住在了公社大院,无论婆家怎么闹她就是不回去。终于姚玉英用她的执着换来了她做梦都企盼的自由,一纸离婚判决书,硬性判决姚玉英和丈夫解除了婚约。从此身心备受折磨的姚玉英跳出了火坑。

自由恋爱让她倍感甜蜜幸福

离婚后的姚玉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开始了她新的生活。1950年初,21岁的姚玉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三岁,已经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的张思文。他们两个人在初次见面后彼此就深深的吸引了,张思文为人厚道善良,让姚玉英深深感到,他就是自己做梦都想寻找的自己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一年后她便和张思文结了婚。张思文家条件非常差,几乎是一贫如洗。结婚的房子是用高粱秆搭建的棚子。每天吃的都是麸子和粗粮,虽然穷日子在村里是排上号的,但是姚玉英觉得她是幸福的。丈夫随着部队在外面工作,家里就剩下姚玉英和婆婆、公公还有张思文一个孤身的老叔。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部队安心工作,姚玉英一天除了务农活就是伺候三个老人。她的孝顺能干成了村里媳妇的楷模。姚玉英说丈夫给了她生活的希望爱的希望,她爱丈夫的亲人也是对丈夫一种深深的爱。

包办阴影催生“媒婆生涯”

在姚玉英的内心深处,那几年包办婚姻的痛苦就象一块伤疤,常常会有一种隐痛。姚玉英觉得就是因为媒婆的蒙骗,在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才导致了痛苦的婚姻,她不希望她的悲剧在年轻人身上重演。她要做一个好媒婆,成就年轻人幸福的一生。刚好就在地萌生这种想法的那一年,丈夫的一个战友严水丰从部队转业回来路过他们家。由于严水丰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亲人,姚玉英就让他住家里住下。在高姚玉英家五里远一个村子里,住着姚玉英的一个亲戚,他有个女儿二十出头,长得眉清目秀,于是她就试着牵了个线。没想到两人相处的还不错,姑娘对水丰很满意。



读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求偶信件,姚玉英老人喜上眉梢。

汉中市鹏程通讯广场负责人程长青青投书本报:去年8月,他房屋租赁纠纷一案上诉到了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一位姓金的法官以谈案情为由,经常打电话要求吃喝玩乐,并索要礼物。

当年8月23日,金打电话让找个地方谈谈,便就近到景玉宾馆

楼上找了个包间,吃饭时金还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女的,饭钱花了226元,而根本没有谈案情的事。

在景玉宾馆吃饭中,这个女的说:“你在卖手机哩,我的手机不咋行,帮我换一个嘛”。金看我笑,我只好说:“改天你来取嘛!”第二天,我在外面办事,女的来电话说:她在我的店里,是来取手机的。为了不得罪金法官,只好给店里服务员李娟打电话,让给了一部中桥D6型手机(售价为1460元)。过了几天,金又说他的手机也不好,到店里来拿走了一部三星V208手机,售价为3580元。

8月28日,金法官又打电话说:“明天休息哩,我们去钓鱼吗?”第二天早上,自己租了一辆出租车接金法官。到新纪元宾馆对面吃完早餐后,开车去武乡背后的水库钓鱼。金嫌这里钓不到大鱼,要

求换个能钓到大鱼的地方。随后,又开车去了二厂背后一家精养塘去钓鱼。这一天,钓鱼和吃饭花销252元。在钓鱼过程中,说起了案子情况,金说:“没问题,这是一起胜官司,你们具有优先购买权,不会有问题,让他放心。”

9月3日下午5点半,金又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电话上约定在陈家营堰坝鱼庄见面。吃饭前,金又打电话把上次那个女的叫来,这次吃饭支付200元。饭后,金提出要去XX大酒店喝茶,要一会儿。到了酒店6楼,这里根本不是喝茶的地方,金要了一个包间,无奈,自己只有在外面大房里与熟人喝水、看电视,支付台费300元。从酒店出来后,已晚上10点了,他仍不尽兴,提出要去水晶宫看人妖表演,自己只好前往,门票、茶水费等又支付了148元。

第二天,金又打电话说找个地方耍一会儿,最后到那个女的家里去打麻将,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中心广场接到金法官,去张万营村的家。麻将开始,给金抽盒里放了300元。这一天又支付420元。打完麻将已夜间12点了,金一

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办好。”金法官的生日酒宴确实像他说的那样,没有请“外人”,除了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外再没有别人,好像这个生日酒宴是专为自己一个人办的。因为自己不会喝酒,抽烟,为了有个喝酒的气氛,金法官又叫来了一律师事务所的三名律师助兴。

2004年9月17日晚18点左右,金又打来电话说:“兄弟,找个地方我们洗个脚嘛!”我只得放下其它事,赶忙打的去接他,去陈家营大脚板泡脚房陪他泡脚,花费70元。洗完脚已11点多,没料到他说:“还早哩,我们到那里耍去!”自己只好叫车,去XX大酒店6楼,支付包间费等150元。

记者从相关部门提供汉中市中院法院(2005)43号文件“关于金XX违反审判纪律的处分决定”上看到:金在审理一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期间,于2004年8月23日、9月3日接受程长青宴请花费1004元,同时收受手机一部,价值3580元,金的朋友接受程长青送手机一部,价值1460元;2004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1日、9月17日先后接受钓鱼、泡脚、打牌等娱乐活动及吃喝1332元;2004年9月5日收受程长青现金10000元,生日蛋糕1盒,价值100元。2005年春节前,金提出退还所

收钱物,程长青未收。6月15日,金主动向本院监察室报告了违纪经过,并退出所收现金10000元及物品、吃喝折价5000元。6月17日,程长青来本院汇报后,金又补交2476元。经院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金降级处分。

为此,记者采访了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政治部负责人说,现在这位法官已待岗,有些问题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没有最终处理前无可奉告。

目前,汉中市人民检察院已对金审理的(2004)汉民终字第452号民事判决书立案审查,提起抗诉。

□陕西日报记者 林丰 本报记者 邵文

应提倡『公平优先』

周末评论

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一栋房子,你不动它,GDP就是零,但你不经主人同意,把它强行拆了,补偿给主人一万元(就算一个GDP吧),然后再盖一栋房子,用三万元卖给原主人,这就产生了4个GDP,而社会财富却没有增加,房屋主人却净损失了2万元的GDP。但它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和人民健康损失,整个社会的财富是负增长,但后者却没有被计入GDP。

在决策民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决策的参与主体很多,决策效率就低,但结果是GDP与社会财富和公民福利的增长正相关;普遍缺乏决策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GDP与社会财富和公民福利的增长却不一定正相关,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之所以说GDP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陷阱和噩梦,原因就在这里。

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大量的农田被征走,即将收成的农作物被铲除,许多农民一夜之间流离失所——它没有增加就业,却制造了至少4000万失业农民;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收购”卷走了多少国家财富——它也没有增加就业,却制造了几千万下岗失业工人;君不见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大量的污染企业被当作宝贝引进来,它的的确确增加了就业,但是工人那点增长幅度远低于GDP增幅的“低工资优势”,远远不足以抵消污染企业给他们带来的环境、农业和人民健康损失……决策的起点不公、过程不公,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它是国贫民弱的根源。由此导致的民贫民弱,就是所有的社会财富全部拿来“转移支付”补偿给它们,也不够,因为美丽的、宜居的自然、家园没有了,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也没有了。而美好自然和人民才是国家最大、最根本的财富。

过去多少年直至今天,我们所谓的“效率优先”实质上已经基本上全面异化为决策的效率优先,而决策效率反而往往最终变成破坏的高效率,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弱者权利的侵犯上,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已经证明:民主决策的边际成本最低,也就是最终效率最高。而民主决策,实际上是“起点公平”、“程序公平”、“过程公平”的基本保证。

因此,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效率优先”,鼓吹“公平优先”。

□罗兰英 李文

喝太白美酒 品五彩人生

销售 0917-5699020 热线 5690659